



The Sound and the Fury  
William Faulkner  
Nobel Prize Winner  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

## 破碎 伪善 躁动 本能

悲悯与愤怒的温床

希望与欲望的坟墓

来自空白灵魂的痴人自语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最经典之作

福克纳作品

The Sound and the Fury

# 喧哗与骚动

[美] 威廉·福克纳 著

WILLIAM FAULKNER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 喧哗与骚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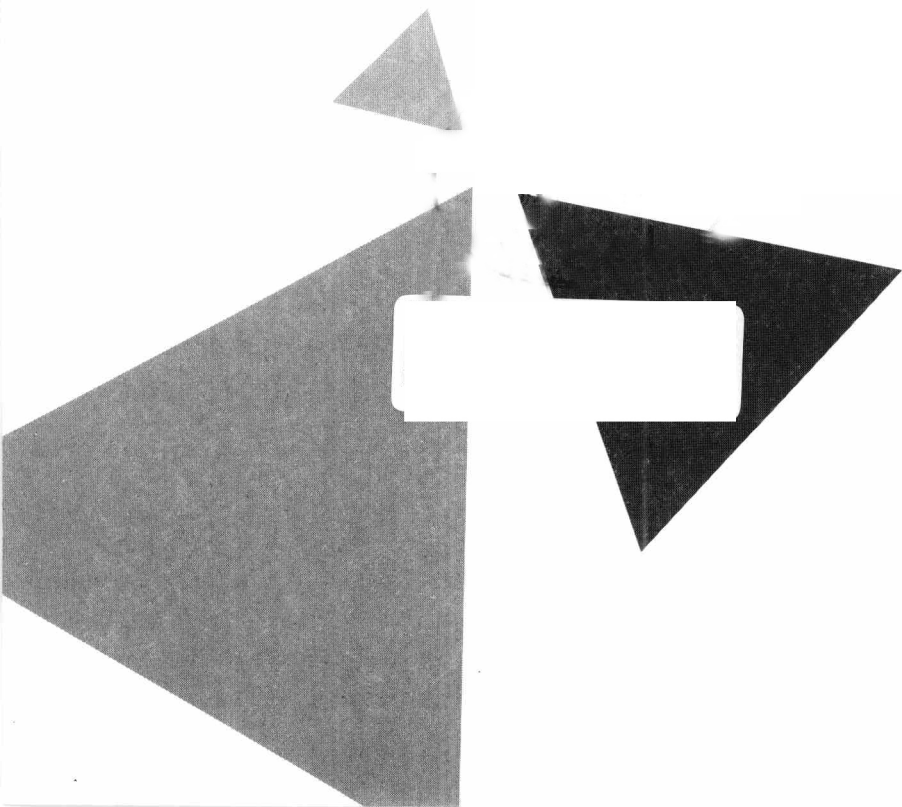
The Sound and the Fury

[美] 威廉·福克纳 著

富强 译

WILLIAM FAULKNER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喧哗与骚动/(美)福克纳(Faulkner, W.)著; 富强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2

ISBN 978-7-5502-1357-9

I. ①喧… II. ①福… ②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5373号

## 喧哗与骚动

出品人: 王笑东  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  
责任编辑: 李 伟  
封面设计: 王 鑫  
版式设计: 李 萌  
责任校对: 刘 洋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222千字 1092毫米×787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357-9

定价: 29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55036 010-64243832

# Contents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|
| 1928年4月7日            | ↔ | 001 |
| 1910年6月2日            | ↔ | 070 |
| 1928年4月6日            | ↔ | 177 |
| 1928年4月8日            | ↔ | 243 |
| 附录 康普森家: 1699年—1945年 | ↔ | 285 |

1928年4月7日

我<sup>[1]</sup>沿着栅栏向前走，那上面缠绕着很多花枝。从花枝的缝隙里，我看到他们正在打高尔夫。在那棵开着花的树旁的草地上，鲁斯特<sup>[2]</sup>正在找些什么。打球的人拔出小旗，开打了，然后他们又把它插回原来的位置，走到发球的高地上。有个人打了一杆，接着另外一个人也打了一杆。打完后，他们又往前走了。鲁斯特从那棵开花的树旁走过来，跟我一起也沿着栅栏继续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停了下来，我们也停下了。我接着从栅栏边上往里看，鲁斯特则又跑到草丛里去翻找了。

那个人打了一杆，喊道：“开弟<sup>[3]</sup>，球在这边。”我贴到栅栏上，看着他们从草地上走过去，走远了。

“又来了，你哼唧得难听死了。”鲁斯特说，“你可真行，三十三岁了还是没有一点儿长进。为了你的生日，我可是特地跑到镇上去给你买蛋糕了。行了，别哼唧了，我那枚两毛五的钢镚儿不知跑哪儿去了，你有空的话不如帮我找找，这样今儿晚上我就能去看演出了。”

球飞过草地，打完一次后，他们要等很久才会打下一球。沿着栅栏，我走到小旗的近处。在绿得发亮的草地和树木间，小旗飘摇着。

鲁斯特说：“快过来！咱们已经找过那边了，那些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来，现在到小河沟那边找找去，晚了的话，可就让那些黑家伙给捡走了。”

---

[1] “我”是班杰（班杰明），有智力障碍，成年之后也只有三岁小孩的智力。这一章是班杰的自述，当天是他三十三岁的生日。在叙述的过程中，班杰常常会回忆他在不同时期的经历。切换时期时，译者会用注释加以说明。

[2] 照顾班杰的黑小厮。

[3] “开弟”，是caddie（球童）的音译。班杰的姐姐名叫凯蒂，正好与球童这个词同音。班杰很爱他的姐姐，所以每当听到有人叫球童，就想起姐姐，还哼唧唧的。

我紧贴在栅栏上，看着红红的小旗在草地上飘展着。一只小鸟飞了过来，斜着落在小旗上停歇。鲁斯特朝它扔了个土块儿。在绿得发亮的草地和树木间，有小旗在飘摇。

“你就别哼唧了，”鲁斯特说，“他们不回这边儿，我没办法呀，难不成你让我请他们过来？快停下来吧，要不然，外婆<sup>[1]</sup>就不帮你庆祝生日了。要是你还哼唧，我就自己把那个蛋糕吃个精光，连蜡烛也不剩，三十三根儿，一根儿也不留，知道了吗？快帮我找找那个钢镚儿，说不定，咱们还能捡着一只飞出来的球儿呢。看哪，那帮人到跑到那么远的地儿去了，看见了没？”他在栅栏边伸着胳膊朝远处指着，“看见了吧？估计不会再到这边来了。走！”

沿着栅栏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来到了花园旁边。花园旁的栅栏上落下了两个投影，是我和鲁斯特的，这样看来，我的影子比较高。栅栏上有个缺口儿，我们从那里钻进了花园。

“等会儿，”鲁斯特说，“你看你，又被钉子挂住了。你能不能小心点儿，不要让钉子老是挂住你的衣服。”

钉子钩住了我的衣服，凯蒂<sup>[2]</sup>帮我解下来，我们一起钻了过去。

凯蒂对我说：“莫莱<sup>[3]</sup>舅舅嘱咐过，别让人发现我们，我看咱们弯着腰走吧。班杰，腰弯下一点儿，跟我似的，知道了吗？”

我们弯着腰，从花园穿过，那些花儿轻轻地打在我们身上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土地硬邦邦的。我们过了栅栏，那儿有几只猪一边东闻闻西闻闻，一边哼哼。

凯蒂说：“今儿它们中的一个被宰了，估计它们正在为自己的伙伴难过。”土地硬邦邦的，有很多大块儿的土疙瘩，看来是被翻过、掘过的。

“圣诞节快到了，你也不想这时把手冻坏，是吧？”凯蒂说，“把手揣兜里吧，要不就冻着了。”

---

[1] 指的是鲁斯特的外祖母，她叫蒂尔希，是康普森家的黑人女佣。

[2] 1900年圣诞节的前两天，班杰也曾在栅栏缺口处被挂住衣服，这次被钩住使他想起了那一次的情景。那天，莫莱舅舅让凯蒂和他帮自己做一件事——把情书给邻居帕得森太太送去。当时，凯蒂带着他穿过栅栏，班杰的衣服就被挂住了。

[3] 班杰的舅舅，长期住在康普森家。班杰原名也叫“莫莱”，后来康普森太太发现她这个小儿子有智力障碍，就给他改名为“班杰明”，好推卸自己这方面的责任。

“外头很冷的，”维尔希<sup>[1]</sup>说，“你还是别出去了，好吧。”

“怎么啦，这是？”母亲说。

“他要去外头。”维尔希说。

“让他去吧。”莫莱舅舅说。

“天气那么冷，还是在屋里待着吧。”母亲说，“行了，班杰明，别哼唧了。”

“多去外面对他没坏处的。”莫莱舅舅说。

“好了，班杰明，”母亲说，“要是你再也不乖乖的，就只能把你放到厨房里待着了。”

“妈咪说了，今儿她要在厨房准备过节时吃的东西，不让他到厨房去。”维尔希说。

“凯洛琳<sup>[2]</sup>，放他去外面吧。”莫莱舅舅说，“对他的担心，你有些过头了。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病倒的。”

“我也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有时候我禁不住觉得，老天一定是在对我进行某种惩罚。”

“我懂的，我懂的，”莫莱舅舅说，“你要保重啊，你需要一杯热酒，我来给你调一杯吧。”

“你不明白吗？喝了那个，反而会让你更加痛苦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“它会让你感觉好点儿的。”莫莱舅舅说，“小子，多给他穿一点儿，捂严实些。别出去太久了。”

莫莱舅舅出去了。维尔希也出去了。

“好了，别哼唧了，行不行？”母亲说，“我倒是想让你多到外面去呢，还不是怕你生病！”

我们拿了我的帽子，维尔希帮我穿上套鞋和大衣，就出来了。路过饭厅时，莫莱舅舅正在把酒瓶放回到酒柜里。

“小子，让他在院子里玩儿会儿就行了，”莫莱舅舅说，“半个小时后回来！”

[1] 康普森家的黑小厮，蒂尔希的大儿子。班杰先后有三个黑人小跟班：1905年前是维尔希，1905年以后是蒂尔希的小儿子——T. P.，“现在”是1928年，服侍班杰的是蒂尔希的外孙——鲁斯特。在本书中，不同的黑人小跟班表示的是不同的时序，这时是在康普森家，跟凯蒂带着他穿过栅栏是同一天，不过时间稍早。

[2] 指康普森太太，班杰的母亲，她自私而又冷酷，整天怨天尤人。

“明白，先生。”维尔希说，“我们不会让他到外面街上去的。”

我们从门口出来，地上的落叶被踩得沙沙作响。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，但也很寒冷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维尔希说，“你别想错了，我们不是要去镇上。”院子的铁门像冰一样冷。“那样抓着铁门，你的手会冻坏的，到时该怎么办？”维尔希说，“快把手揣进兜儿里去。你说你，乖乖地在屋里等着该多好。”他走过来，抓着我的手塞进我的衣兜里。我听见落叶的沙沙声，那是他踩出来的声音。铁门冷得像冰一样，寒冷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

“这儿有几个山核桃。班杰，快看，还有一只松鼠，看哪，看哪，它蹿起来，跳到另一颗树上去了。”

现在抓着铁门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冷了，可是，空气中寒冷的气味依然还在。

“你快把手揣进兜里去吧。”

我看见凯蒂走过来了，看见我，她朝我跑过来。她背后的书包，随着她上上下下地跳着，一下晃到左边，一下又晃到右边。

凯蒂打开铁门，走了进来。她弯下身子，说：“嘿，班杰，你是来接我的，是吧？”我闻到一股树叶香气，那是凯蒂身上散发出来的。“你是在等凯蒂回来，是吧。维尔希，你是怎么看着他的，看他的两只手冻得，都成什么样了。”

“是他硬要抓着铁门的。”维尔希说，“我已经告诉他了，要把手放进衣兜里。”

“你是在等接凯蒂回来，是吗？”她一边搓着我的手，一边说，“是有什么要告诉凯蒂吗，是什么？”凯蒂身上有一股香味，那是树香，跟她说咱们马上就要进入梦乡时的香味是一样的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快别哼哼了！”鲁斯特说，<sup>[1]</sup>“一会儿我们就去小河沟那儿，你还能看到他们的呀。喏，这有一根儿吉普森草<sup>[2]</sup>，给你。”我接过他递来的花，然后我们爬过栅栏，来到那块空地上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想告诉凯蒂什么？”凯蒂说<sup>[3]</sup>，“维尔希，你带他出来，是不是他们的意思？”

---

[1] 这儿又回到了“现在”。

[2] 一种带刺的毒草，会散发很难闻的气味儿，开喇叭形的小花，主要生长在牲口棚附近。

[3] 班杰继续回忆1900年12月23日那天发生的事。



“他一直闹着要出去，根本不愿意在屋里待着，”维尔希说，“所以他们就允许他出来了。他一出门就径直跑到这扇门跟前，不停地望着外面。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凯蒂说，“只不过是放学回来了，又不是过圣诞节。你是不是见到我就像过圣诞节一样？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班杰，圣诞老人，我的圣诞老人。走，咱们跑回家去，家里暖和。”凯蒂说完，就拉着我一起向前走。树叶在我们脚下沙沙作响，看着闪闪发亮。

跑到台阶上，黑暗的寒冷就取代了亮堂的寒冷。莫莱舅舅拿着瓶子，正准备把瓶子放回酒柜。他叫住了凯蒂。

“维尔希，把他带到炉火前面。”凯蒂说，“去，跟着维尔希，我过一会儿去找你。”我跟着维尔希走到了炉火前面。

母亲说：“维尔希，有没有冻着他？”

“太太，外面一点儿也不冷。”维尔希回答。

“把他的大衣和套鞋脱下来。”母亲说，“到房间里来之前，要把他的套鞋脱下来，这一点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你还要我说多少遍！”

“太太，我知错了。”维尔希说，“好了，别乱动。”维尔希先脱下了我的套鞋。

就在维尔希准备解开我大衣的纽扣时，凯蒂说：“等一下，维尔希。妈妈，我要出去一趟，我想让班杰陪我一块儿去，行吗？”

“依我看，还是让他待在家里比较好。”莫莱舅舅说，“他今天已经出去过了，还在外面待了很久。”

“你们最好都别出去了。”母亲说，“蒂尔希说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。”

“哦，妈妈！”凯蒂说。

“净胡说，”莫莱舅舅说，“她整天待在学校里，放学了还不让她放松一下！去吧，凯丹丝<sup>[1]</sup>。”

“妈妈，让他跟我一起去，行吗？”凯蒂说，“求求您了，不然他会哭的。”

“你既然知道他会哭，那还当着他的面提起这件事？”母亲说，“你进屋里来，到底为什么？还不是给他找一个扰我清静的理由！你今天已经在外边待很久了，依我看哪，你还是别出去了，坐在那里陪他玩一会儿就行了。”

“放他们出去吧，凯洛琳。”莫莱舅舅说，“对他们来说，挨一点儿冻也不是

[1] “凯蒂”是“凯丹丝”的昵称，“凯丹丝”是凯蒂的全名。

什么坏事。你太累了，好好保重身体才是真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我很怕过圣诞节的，这一点没人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我身体不好，也吃不了苦。为了杰森<sup>[1]</sup>和孩子们，我希望自己能有一副好身板。”

“你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即便是为他们而操劳，也要量力而行。”莫莱舅舅说。

“你们俩快走呀，记得早点儿回来，免得你们的妈妈担心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舅舅！”凯蒂说，“来呀，班杰，我们又可以出去了！”她为我扣好大衣扣子，然后拉着我向门口走去。

“小宝贝儿还没有穿套鞋呢，你就这么带他出去？”母亲说，“家里人多，你还嫌不够乱，所以故意让他得病？”

“我没想到这一点，我还以为他穿着套鞋呢。”凯蒂说。

于是，我们又往回走。

“你呀，遇事就不知道多动动脑筋。”母亲说。

“别动。”维尔希说，然后给我穿上了套鞋。

“早晚有一天，我会离开人世。到那时，就得由你们来照顾他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跺一跺脚。”维尔希说。

“班杰明，过来，跟妈妈亲亲。”母亲说。

凯蒂拉着我，走到母亲的椅子跟前。母亲双手捧住我的脸，然后用双臂抱着我。

“我可怜的宝贝儿。”母亲说，然后松开双臂，“乖女儿，我把他交给你和维尔希了，你们要照顾好他。”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凯蒂说。

走到门外，凯蒂说：“维尔希，你就待在家里吧，我来照顾他。”

“好的。外面冷得很，出去也没啥意思。”维尔希说，然后就走开了。

走到门厅里，我们停了下来。凯蒂跪在地上，把我搂在怀里。她的脸冻得发亮，与我的脸贴在一起。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树香味儿。

“你不是可怜的宝贝儿，对吗？对吗？你还有凯蒂，凯蒂姐姐，是不是呀？”

“你一会儿嘟哝一会儿哼哼，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”鲁斯特说，<sup>[2]</sup>“一直吵吵闹闹的，也不脸红！”马车在车房里停住，换了一只轱辘。

[1] 康普森先生和其次子都以“杰森”为名，这里的“杰森”指的是康普森先生。

[2] 回到“现在”。

“现在你可以上车了，安静地坐在车里等你妈妈出来。”蒂尔希说，<sup>[1]</sup>然后把我推上车。

T. P. 拉着缰绳。

“我真想不明白，杰森<sup>[2]</sup>怎么不买一辆新的轻便马车？”蒂尔希说，“这辆破车你们现在还能坐，可它迟早会散架的，看看这些轱辘，都破成什么样儿了！”

母亲拿着几枝花儿走了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放下面纱，说：“罗斯科斯<sup>[3]</sup>呢？”

“罗斯科斯今天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”蒂尔希说，“T. P. 也会赶车的，您不必担心。”

“我怎么能不担心呢。”母亲说，“在我看来，每个礼拜派人给我赶一次车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上帝作证，我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”

“凯洛琳小姐<sup>[4]</sup>，您也知道，罗斯科斯患有严重的风湿病，干不了重活。”蒂尔希说，“您就尽管上车吧。T. P. 赶车的本领也很好，丝毫不亚于罗斯科斯。”

“我还是有些担心，更何况还有一个娃儿。”母亲说。

蒂尔希走上台阶，抓住母亲的胳膊，说：“您还叫他娃儿呀。他和T. P. 一样大，T. P. 都长成小伙子了，他也是。如果您真要去，就赶紧走吧。”

“我还是担心。”母亲说。

来到马车跟前，蒂尔希把母亲扶上了车。

“要是翻了车，可能对我们更好。”母亲说。

“您这么说也不脸红。”蒂尔希说，“您也知道，这个黑小伙儿才十八岁，根本不可能让‘小王后’<sup>[5]</sup>撒开腿跑。T. P. 和班杰的年龄加起来，也没有‘小王后’的年龄大。T. P.，你听好了，千万别惹恼‘小王后’！赶车时，你要让凯洛琳小姐顺心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罗斯科斯狠狠地教训你一顿，虽然他已经没力气打人了。”

---

[1] 班杰看到车房里的旧马车，想起了1912年的一段有关坐马车的经历。那天，康普森太太头戴面纱、手拿鲜花，去公墓给丈夫上坟。

[2] 这里指的是康普森先生。

[3] 康普森家的黑佣人，蒂尔希的丈夫。

[4] 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女佣都是看着东家的孩子长大的，即便后来女孩子们出嫁了，黑女佣们也一直沿用以前的称呼。

[5] 马的名字。后文的“王子”、“阿欢”指的也是马。

“我知道了，妈妈。” T. P. 说。

“我总担心有事发生。” 母亲说，“班杰明，你不要再哼了。”

“他想要花，我拿一枝给他。” 蒂尔希说，然后就把手伸进了马车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，免得把花都弄乱了。” 母亲说。

“您拿好了。” 蒂尔希说，“我给他抽出一枝来。” 她递了一枝花给我，然后缩回手。

“快动身吧。小肯丁<sup>[1]</sup>要是看见了，会吵着跟你们一起去的。” 蒂尔希说。

“她现在在哪儿？” 母亲问。

“在屋里，正在跟鲁斯特玩儿呢。” 蒂尔希说，“T. P.，走吧。罗斯科斯已经教你怎么赶车了，你只要照做就可以了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 T. P. 说，“‘小王后’，我们走。”

“你看好小肯丁，别让她出来。” 母亲说。

“好的。” 蒂尔希说。

马车上了车道，一路颠簸着前进。

“把小肯丁留在家里，我还真不放心。” 母亲说，“算了，我不去了。T. P.。” 马车来到院门口，穿过铁门，然后不再颠人。T. P. 甩起鞭子，在“小王后”身上抽了一下。

“T. P.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吗？” 母亲说。

“听见了，可我不能让它停下来。” T. P. 说，“它得一直醒着才能回到牲口棚。”

“掉头呀。” 母亲说，“我不放心小肯丁。”

“这里没法掉头。” T. P. 说。

等路面变宽了一些之后，母亲说：“这会儿能掉头了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 T. P. 说，然后掉转了车头。

“你悠着点儿，T. P.。” 母亲说，同时紧紧地抱住我。

“那您也得允许我掉头才行啊。” T. P. 说，“‘小王后’，吁——”

马车停了下来。

“我们都快被你翻出去了。” 母亲说。

“我也没办法啊。” T. P. 说。

---

[1] 凯蒂的私生女，和班杰的大哥同名，一出生就寄养在康普森家。

“你那样掉头，真是吓人。”母亲说。

“‘小王后’，驾——”T. P. 说，马车继续前行。

“我很清楚，蒂尔希根本指不上，只要我一走，小肯丁就会出事。”母亲说，“咱们得赶紧回家。”

“走啊，驾——”T. P. 说，然后拿起鞭子抽“小王后”。

“喂，T. P.！”母亲一边说一边死死地抱着我。

“小王后”的脚下传来一阵阵“唧唧”声。路过的物体闪着亮光，平稳地从我们身边滑过。它们的影子投在“小王后”的背上，一闪而过。它们的顶端像车轱辘一样明亮，也向后移动。接着，路一边的景色停止运动，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大白岗亭，岗亭上面站着一个大兵<sup>[1]</sup>。路的另一边还在稳步向前滑动，只是速度变慢了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杰森<sup>[2]</sup>问，他的两只手都揣在衣兜里，耳朵上架着一支铅笔。

“去公墓。”母亲说。

“好吧。”杰森说，“你来这里，无非就是告诉我这个吧？你也知道，我没有阻拦你们的意思，你们只管去吧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根本不愿意去。可是，”母亲说，“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，这样我就不会这么担心了。”

“你担心什么呀，”杰森说，“在此以前，父亲和肯丁<sup>[3]</sup>会伤害你，现在他们做不到了。”

母亲拿起手绢，把它塞到了面纱底下。

“别再这样了，妈妈！”杰森说，“不然的话，这个白痴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吼大叫的，这难道是您想要的结果吗？T. P.，赶车离开这里。”

“‘小王后’，走啊。”T. P. 说。

“真是作孽呀。”母亲说，“不过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去地下追随你父亲的。”

[1] 这里指的是位于小镇广场上的一座南方同盟士兵铜像。

[2] 这里的“杰森”是康普森先生的次子。他冷酷、贪婪，有时会因仇恨和绝望而失去理性，甚至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复仇狂和虐待狂。

[3] 康普森先生的长子，班杰的大哥，因妹妹凯蒂风流成性、有辱南方淑女的身份而对地爱恨交加，竟于1910年溺水自杀。

“好了。”杰森说。

“吁——”T. P. 说。

杰森又说：“莫莱舅舅以你之名开了一张支票，数额是五十元。你要怎么处理？”

“还有必要问我吗？”母亲说，“我现在说话已经不管用了。如果可能，我不会麻烦你和蒂尔希。我早晚会离开人世的，到时就轮到你了。”

“快上路吧，T. P。”杰森说。

“‘小王后’，走啊。”T. P. 说。

路一边的物体又开始向后滑动，另一边的物体也滑动起来。它们闪着亮光，动得又快又平稳，跟凯蒂说的我们就要睡着时的情况很相似。

“臭小子，你整天哭个不停，”鲁斯特说，<sup>[1]</sup>“都不知道脸红。”

我们穿过牲口棚，我发现马厩全都敞着门。

“这会儿你骑不了花斑小马驹了。”鲁斯特说。

泥地干干的，上面尘土飞扬。屋顶坍塌。窗口斜斜的，上面布满了黄色的丝网。

“你怎么走这边呀？假如有球飞过来，非把你的脑袋敲破不可！”

“快把手揣在兜里，”凯蒂说，“否则你的手会被冻僵的。圣诞节就要到了，要是这时候你的手被冻坏，你肯定不乐意吧。”<sup>[2]</sup>

我们绕过牲口棚，看见牲口棚门口站着母牛和小牛犊。牲口棚里，“王子”、“小王后”和阿欢正在跺脚。

“天气太冷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骑着阿欢出去玩儿了。”凯蒂说，“这么冷的天气，根本没法骑马出去，真是可惜了。”

这时，我们看见小河沟里正冒着烟。

“那是人们在宰猪呢。”凯蒂说，“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可以顺便去那边看看。”接着，我们就向山下走去。

“我知道你想拿信，就让你如愿好了。”凯蒂说，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放在我手里，“这是一件礼物，莫莱舅舅送给帕得森太太的圣诞礼物，他想给帕得森太太一个惊喜。我们负责把礼物交给她，而且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。好了，

[1] 回到“现在”。

[2] 班杰经过牲口棚时，又想起了和凯蒂一起送信时从牲口棚附近经过的情景。

现在你重新把手揣进衣兜里。”

我们到了小河沟边。

“你瞧，结冰了！”凯蒂砸碎冰层，捡起一块冰，贴在我的脸颊上，“这是冰，它代表天气很冷。”接着，凯蒂拉着我走过小河沟，向山上走去。

“这件事情对爸爸妈妈也要保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想给爸爸、妈妈和帕得森先生他们一个惊喜，让他们高兴得直跳。你还记得帕得森先生吗？夏天的时候，他还给过你糖吃呢。”凯蒂说。

一道栅栏横在我们面前。栅栏上干枯的藤叶随风咯吱作响。

“其实莫莱舅舅也可以派维尔希给他送信的，可他却没有这么做，真搞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。”凯蒂说，“要知道，维尔希可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。”

帕得森太太靠在窗前，目光追随着我们。

“你等着我，”凯蒂说，“就在这里等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回来找你。来，把信给我。”

凯蒂把信从我口袋里掏出来，说：“把双手揣在兜里，揣好了啊。”接着，她拿着信爬到栅栏那边，从那些咯吱作响的枯花中间穿了过去。

帕得森太太走到门口打开门，站在门边。

在绿花丛里，帕得森先生正在忙着砍东西。<sup>[1]</sup>发觉我来了，他停下来瞧着我。帕得森太太一路飞奔，穿过花园来到我身边。看见她的眼睛，我一下子哭了起来。

“你个小白痴！”帕得森太太说，“我早就跟他<sup>[2]</sup>说过，叫他别再派你一个人来送信。信呢？给我，快一点儿。”

帕得森先生拿着锄头飞奔过来。

帕得森太太把手伸到栅栏另一边，身子俯在栅栏上，想爬到栅栏那边去。

“信呢？给我，”她说，“快给我。”

帕得森先生翻过栅栏，夺走了信。

帕得森太太的裙子被栅栏钩住了。再次看见她的眼睛，我立刻向山下飞奔。

“那边只有房子，没有别的了。”鲁斯特说，<sup>[3]</sup>“走，咱们去小河沟那边。”

[1] 班杰回忆起1908年发生的一件事，当时他独自送信给帕得森太太，结果被帕得森先生发现了。

[2] 指帕得森太太的情人莫莱。

[3] 回到“现在”。

小河沟边有人在洗东西，其中一个人还在唱歌。衣服在空中飘动，气味飘进了我的鼻孔。青烟从小河沟那边飘过来，一直飘到我们身边。

“你就待在这儿，别去那里了，”鲁斯特说，“反正你去了也没什么事做，还会被他们打。”

“他想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”鲁斯特说，“那边的高地上有人在打球，他可能也想过去。你就坐在这里，跟你的吉普森草一起玩儿吧。你要是想看一些东西，就看看小河沟，那里有一些小孩正在玩水。别人都能老老实实的，你怎么就跟他们不一样呢？”我走到河边，坐了下来。河边有人在洗衣服，一缕缕青烟升向空中。

“我在附近丢了一个两毛五分的钢镚儿，有没有被你们捡去？”鲁斯特说。

“钢镚儿？”

“我今天早上来过这里，当时它还在呢。”鲁斯特说，“现在却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的衣兜破了一个小洞，它可能就是从这个小洞里掉下去的。如果找不着它，我今晚就看不成演出了。”

“小子，你那个钢镚儿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是不是你悄悄地从白人的衣兜里掏的？”

“它的来路光明正大。”鲁斯特说，“那个地方多的是钢镚儿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必须把我原来的那一个找回来，不能让它就这么丢了。你们有没有捡到？”

“我连自己的事儿都忙不完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去管你的钢镚儿？”

“你过来帮我找找。”鲁斯特说。

“他就算看见钢镚儿了，也不知道它是钢镚儿。”

“有他帮忙找找，总比我一个人找要好一些。”鲁斯特说，“今天晚上，大伙儿都去看演出啊。”

“别再提什么演出了！这里有一大桶衣服要洗呢，等我洗完了，我恐怕已经累得举不动胳膊了。”

“你会去的，我敢肯定。”鲁斯特说，“昨天晚上，你也去了。还没等大帐篷打开，你们就已经在那儿等着了，这一点我敢打赌。”

“那里多的是黑小子，也不差我一个，至少昨天是这样的。”

“白人的钱值钱，黑人的钱不也一样吗，对不对？”

“白人为什么给黑小子钱？还不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来演出的是白人乐队。这么一来，那些钱还会回到白人手里，可是黑小子们却要为了多赚钱而继续



干活。”

“看演出是自愿的，没有人逼你去。”

“从目前来看，他们还没有这么做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吧。”

“你对白人总是抱有敌意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我哪里是对白人有敌意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只是不喜欢他们那种演出而已。”

“那里有个人用锯就能拉出曲调，而且就跟用班卓琴<sup>[1]</sup>拉出来的一样。”

“你昨晚已经去过了，今晚我也想去看看。”鲁斯特说，“要是能找到那个钢镚儿就好了。”

“你要是去的话，也得带上他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鲁斯特说，“在你看来，只要他乱吼乱叫，我就得一心一意服侍他，不能做其他事？”

“那你准备怎么对他？”

“用鞭子抽他。”鲁斯特说，这会儿他已经卷起工装裤的裤管，正坐在地上。其他的黑小子都下了小河沟，在水里嬉戏。

“有没有人捡到高尔夫球？”鲁斯特说。

“你说话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这样趾高气昂？如果让你外婆听到了，应该有你受的。”

鲁斯特也下了小河沟，不过他不是要跟他们一起嬉戏，而是在岸边的水里摸索着什么。

“我们早上来这儿的时候，它还在我身上呢。”鲁斯特说。

“它大概是在哪儿丢的？”

“它肯定是从那个小洞掉下去的。”鲁斯特说。

他们都开始动手找了起来。后来，他们突然全都停了下来，直起身子站在水里，然后就开始抢夺什么东西，他们身边溅起了一阵阵水花。那东西最终被鲁斯

---

[1] 上部形如吉他，下部形如铃鼓，有四根或五根弦，用手指或拨子弹奏。据说它起源于17世纪奴隶买卖盛行时期，由黑奴将它从西非引进新大陆，后来从南方的种植园逐渐流传至美国北方各州，很受拓殖者欢迎。